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一

内閣行實

李賢字原德河南南陽府鄧州人生而氣宇凝

得疾劇葉夫人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也幸毋以為憂言已即去明日疾愈人以為神七歲知向學稍長入為州學生學業騰起一時師友皆莫敢與齒舉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酬曰將必有名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　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之叩質所疑薛公亟稱之以為英悟淳確非流輩可及　英宗皇帝嗣統賢上疏言帝王之道在

赤子黎民禽獸夷狄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由親及疎未
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
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
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傳曰朝無倖位則食之者
寡此豈倖位之比況夷狄人面獸心一旦有警其勢必不自安
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
宸衷爲萬世計　勑兵部
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
之患藎賢筮仕即有志當世如此雖議者難之而已巳之變纔
内韃官羣起扇亂亦應虜賢言始驗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主
事會有　旨文武誥勑三年不得請必俟九年者賢以職守所

在復上言此奬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後卒從賢言賢以人才繫大學而太學因元之陋上疏言　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修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効後數年詔新太學實自賢發之乙丑陞考功郎中踰兩月丁母葉夫人憂久之轉文選郎中候終制赴京賢官吏部更三任卒公暇手不釋卷尚書王文端公直以公輔期之而少師楊文貞公每以不識賢爲歉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要賢往見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

兩賢之巳巳秋虜寇大同時中官王振用事力主　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行師潰於土木　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其難賢瀕死而還景泰初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抑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略言朝政關遺有司利獘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　上之心者或略臣以為　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信宜賜覽納乃復取奏入　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辛未虜遣使求通好有詔絕之令廷臣共

議長策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者可以禦之而又存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用得其法行可以退敵驅之出境止可以衛民使得耕作然此策固善又在將士者何如夫今之將士猶古將士而　朝廷於將帥特彰剖封之典於士卒頻加賞勞之恩待之厚矣然不能一爲　國家復讐雪耻此忠臣義士所以扼腕而不能安寢也乞詔加奬諭仍飭中外將臣言采取而行是歲冬以合廷薦陞兵部右侍郎壬申奉　命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癸酉還京轉戸部右侍郎賢以虜欲無已不宜終徇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

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敝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
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強中國日加罷敝
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 陛下奮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
於心不必自逸觀釁而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
之心自懾方來之患自弭 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賢言誠
為正論請下其章以勵邊臣甲戌轉吏部右侍郎詔頒君鑑錄
於羣臣賢擇其中善可為法者二十二君又詮其最切者數事
曰鑑古錄上之蓋深有意効忠於上為孝友恭儉之事而力莫
能與 英宗復位一時輔臣多竄殛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
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

后殉葬者　上問武功伯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即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為宜厚遇之　上憮然以賢言為是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　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賑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為人上之理　上深以為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甚衆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　上復辟為已功竊弄威福　上漸不能堪乃密語有貞及賢宜協心輔朕賢自念遭遇不偶凡事一以至公處之吉祥與亨滋不悅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　上嘉其敢言命吏

部議其名將擢用之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
愬於 上言已有迎復功為有貞賢等所傾將俾臣等無噍類
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 吉言官劾賢等并下獄其日風雷雨
雹大作損殿宇公署苑木甚異 上知天怒在此亨等反言上
天亦怒賢等雖強解釋然不自安明日言於 上釋之詔俱謫
外任賢得福建布政司右參政將辭吏部尚書鹽山王翺是日
得專對語有間 上曰李賢與有貞雖同事未嘗阿比王翺因
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 上頷之即日留為吏部左侍郎踰
月承天門災 詔復賢尚書學士賢上章懇辭不允二年戊寅
春賜玉帶以優寵之 皇太子將出閤賢請擇學術端良之士

俻輔導乃上劉翊等數人爲春坊官　上仍命賢總之日授書

正字於　文華殿時崇仁處士吳與弼以薦至京　上喜其來

問賢曰與弼當授何官賢曰以弼之純儒必能成就君德授春

坊諭德專輔，青宫爲宜與弼固辭恩命不受乞歸田里復請

徇其志以勵士節　上思建庶人幽大内六十年欲赦之左右

多以爲不可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

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决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

出入自便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於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

之居無何邊徼騷然　上悟其非命賢舉可任巡撫者僉都御

史李秉芮釗白圭王宇陳昱皆賢所薦一時號稱得人尋命賢

督修大明一統志賢偶患足病不能造朝　上遣御醫來視又數遣太監安寧以政務問賢旬日方愈入謝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　上怒曰輿櫬遇安能保其無損且將校聞濬言豈不解體將遣人繫之賢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已不當見譴石亨等遂乘間譖賢以爲阿護文臣會　上知賢已深譖卒不行而大悟賢言爲是濬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　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敗不罪之何以警衆諭言官廷劾之奪其太傅景泰間三年一度僧數萬及天順二年如期來集賢言於　上曰此雖有損孫益宜俟十年一度著爲令初　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吉祥好預國政嘗

若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自古人主權不可下移若
陛下每事自斷惟公道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亦自少
矣 上曰朕意亦然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
大同諷大同薦已 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於法因問賢迎復事
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臣不敢從 上怪問何也賢曰天位乃
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門
為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為社稷計倘景泰
先覺亨等何足惜不審 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
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 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
減省與民休息所致今為此輩損大半矣 上竦然大悟 詔

虎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益非賢忘身徇國不避仇怨莫敢發者前此榮祿公以封贈　恩誥　闕謝至是陛辭　上特賜寶鏹三千貫因顧謂賢曰先生已盡天倫之樂乎賢頓首曰臣父子所以有今日者皆　陛下之賜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　上曰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召所辭不允遷居之日　上及　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賚賢以朝覲官黜陟之典往往虛應故事無以示懲勸言於　上罷不職者數百人旌異者十人賜宴禮部　上命賢與尚書鹽山王翺主之四年庚辰虜酋孛來寇大同守將失利遂深入鴈門烽火徹於京師民驚遁不可止賢請急發兵遣兩都

督將之出鴈門倒馬二關旬日始定五年辛巳虜西寇凉州莊浪賢知　上以虜入爲憂陳邊事五條　上從之遣懷寧伯孫鏜率兵往禦時江南北大水而加以師旅賢言宜布寛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御史劾之　上雖見原而下詔戒諭勳舊之臣欽益懼與吉祥養死士謀不軌欲幽　上於南宫而立　皇太子因西師行乘機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憾者肰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閙不得已爲此請入疏以申救賢曰爾既殺仇償怨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　上得疏乃知賢在甚喜

旣脫於難　上急召之入宮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言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由是陷於大惡而不悟自石亨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　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嚴焉　上念賢忠勤下　勅加太子少保賢上章懇辭不允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況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趂河開班師使民得趁種爲便　上命廷

議李從賢言　聖烈慈壽皇太后崩　上見賢所服斬衰與衆
異取視之乃知賢服制合古即以賢服著爲法命宮中悉易之
孟冬享　太廟適大喪禮未終　上以問賢賢言宜俟釋服後
庶人情理兩安　上曰微公言幾舛於禮七年癸未春　上
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
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　上至齋宮召賢曰朕
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二人扶之何如賢曰　陛下能力疾行
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二月晦夜賢聞空中有聲明日
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民而有此異惟　陛
下憫念黎元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

覽之即召賢曰此事正須先生言先生不言誰復言者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賢遂疏十事一請淸滄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蠲被災糧稅五弛菜米之徵六罷虧損馬匹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敕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斂　上曰朕詳觀之皆實惠也宜即詔天下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淸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採辦　上不從賢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於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以為忤也　上以

母后胡氏因疾請間尊號靜慈仙師非令典欲上 皇后尊謚而
左右以爲不便一日召問賢賢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
臨之然臣之愚必須陵寢享殿神主皆如奉先殿之式庶幾稱
陛下之明孝不然爲虛名 上卽舉行是時錦衣衛指揮門達有
寵於 上專理詔獄且兼緝事於中外道路洶洶相視以目賢
嘗以爲言達啣之會指揮袁彬爲其誣下獄有楊暄救之 上
命達逮訊達欲并傾賢林暄促誣賢爲草奏狀狀牽捕數十人
勢危甚上命廷鞫之其人悉吐實曰此達所教也賢以事白上
疏力辭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爲言 上不允曰此細故無
用介意八年甲申春正月 上不豫久之疾劇命中官以遺詔

示賢十七日　上賓天後五日　憲宗嗣位有欲專致隆於
上生母者賢曰　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凡事宜悉遵遺詔庶幾
順天理服人心脫或不然則當尊　母妃為太后於　皇后為
太后上加二字以別之卒如賢議尊　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
妃為　皇太后尋進賢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未幾
門達以附中官謫遠方又為言者劾其欺罔故殺諸罪謫戍嶺
表不知者以謂出賢意其黨相與為匿名文書指賢姓名欲中
之賢不自安懇乞退休　上不允下令禁議謗者時災異屢見
賢請出宮人以昭　聖德又上疏言人君一身天下之主若行
事合宜中外順服不然則人皆離德而欲天下治安不亦難矣

然治安之本在於君德輔養君德又在左右前後皆老成端謹之人若輕浮頑猾喜好生事逢迎取悅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即日退出毋令隨侍庶於君德無損臣受　朝廷祿位為宗社生民至計不敢不竭忠盡言惟　陛下剛斷而進退之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　上及郊壇賢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惟　陛下勉加修省雖在閒靜之中常如對越之際不可一毫與左右狎亦不可聽其誘而寵用之惟日與老成之臣商議君德何以修朝政何以舉念茲在茲頃刻不忘仍寫勑諭羣臣同加修省庶回天意賢以疾在告　詔免早朝尋降勑命知　經筵事及總修　英宗睿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

得 旨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者
令 恩詔方頒百姓甦息未久奈何復為此 上即日寢其旨
皇后吳氏之廢小人乘機欲害賢者益甚 上命錦衣衛嚴禁之
且遣衛士夜宿賢第護賢以行有內直將軍怨天順初因入直
迎 駕而陞冒功者今一切黜之非法意 上念其久於役特
復之而以迎駕奪門陞者紛然入愬不已賢言於 上曰自石
亨曹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
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 上丞是賢言
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宗以
下俱奪爵蓋賢欲[illegible]大[illegible]故於 上即位極言之[illegible]

瀏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為難丙戌二月聞榮祿公之喪 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為營葬事賢上疏言士見用於盛時者無分小大於父母喪皆得盡三年之制若臣以所任之事而不得盡恐無補於名教詔卿勿以私恩廢公義宜抑情遵命以成大孝賢復疏言 陛下必欲起臣以為國家事重不得以彼易此但今內外大臣當任者皆忠正老成之人使臣在此不過贊成其事無臣贊之亦不為欠臣之去就甚輕昔富弼屢詔不起亦以朝廷有人不至甚不得已故也臣之蹤跡似亦類此乞容臣終制假使未填溝壑則驅策駑鈍以報 皇上固有日矣 詔卿當深念職任之重移孝為忠不

必固請遂遣太監林興輔行賢聞故鄉歲祲加以師旅請止官營葬不從既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賢退即疏言 陛下謂臣可以委託堅使奪情而不知臣實駑鈍不堪有類折足之鼎且古之大臣若張九齡寇準輩雖起復而人不非者良以其人之才足勝重任有益於天下國家如臣不過尋常之流無事之時亦招物議今不獲命則不知者謂臣心實以此為榮姑陳奏章免人之議而已乞察臣至情而矜從之 詔禮有經有權朕特從權制用卿若故違君命豈得為孝卿當深念大義勿恤微言勉起就任毋得再陳賢復疏言臣累訴衷情而 陛下曲加勉諭終不矜允捧誦[illegible]恩旨

涕泗交頤所以不能遵　聖訓者區區之心誠有所不忍况臣日迫衰朽縱起供職未必能副　陛下盛意徒重臣之慚增臣之罪　詔卿言之再三但委託尤重宜體至懷即日就任慎勿再言又遣中官至第道　上意乃供職賢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弊八事大約乞重守令之選毋拘常格以免墮政留河南所運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蘇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本處民戶代之以均勞役增天津諸衛及河南滎澤新鄉諸處驛遞以便往來開衛學恁生歲貢以振淹滯　上即命所司議行是歲秋率廷臣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　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

銀不肯妄費遊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　祖訓一書尤爲明備惟　陛下遂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　上方虚己以聽而賢感疾浹旬不愈　上遣中官臨問賜尚食及命御醫日夕診視報疾狀凡三閱月疾亟語弟監察御史讓及子璋惟以　國恩未報史事未成爲念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諡文達賢少節有志聖賢之學爲諸生時督學者問所志對曰爲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其人大異之在吏曹遍書箴銘於座右與學士薛瑄交厚善務以性學相切劘而窮理之功益密故言益純學益充立朝四十年不立黨與惟守一

誠蓋不知者始或疑而終大服之無異議自以受知　英宗遂身任天下之重知無不言天下亦倚之爲重雖遭讒罹謗處之泰然登對之際氣象雍容言辭簡當將順匡正之力甚多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忘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言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尤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

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皆
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誠如　聖諭凡帝王修身
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
行之　英宗每爲首肯愛惜人才惟恐弗力而以獎恬退厲名
節爲先耿公九疇及軒公輗皆以廉介聞首舉耿爲都御史軒
爲刑部尚書未幾耿爲石亨所排斥軒以權貴侵官託疾去又
屢言於　上而還之年公富亦爲亨姪彪所誣陷及亨敗力言
富有執守可大用遂起爲戶部尚書　上嘗謂賢曰左右多不
悅富者賢曰不悅衆見其賢禮部侍郎缺員禮部郎中李和求
近習薦陞　上問賢何如對曰不知其人臣所知者學士李紹

可任此因進言遡者士風不立多貪緣以求進如若用紹請於
黼座召吏部面命之庶幾士類知警　上從之命下之日傾朝
懺然其後任事大臣賢多所薦矣其人不知之反有訾賢者或
以告賢賢曰吾知用其才耳三選庶吉士儲養於翰林親加督
教如愛子弟與學士呂文懿公原陳公文彭公時相處十餘年
未嘗失辭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政至終日忘倦
人有善若已出不白之不已兩廣兵興編修丘濬實廣人具嶺
南事宜告賢賢繳奏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賊之助遇天變民
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爲本謂内帑財物非濟
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賢柄

致前後發內帑銀救荒卹邊凡數十萬計人有急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有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不悅以章示賢賢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其公 上意方解言路屢闕屢闕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咎賢不申救者賢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天順中宗室臨川王弋陽王前後爲緝事者發其陰事已而多涉虛因 召問賢賢曰覩此則其餘所枉多矣法司雖知其枉而不敢辯乞 明詔理官不許畏勢避嫌實傷和氣 上乃召三法司面加戒飭中外咸悅凡 朝廷大

政令涉於軍情邦計者必經賢議而後決虜酋孛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石亨請發兵乘機掩取之　上爲之動賢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休息且虜近邊而未嘗犯衆無故伐之必貿釁況秦璽亡國之物亦不足寶　上瞿然罷之内府奏乏金用　詔下戸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賢曰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聞雲南諸夷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松潘羌寇亂已勅三司調兵剿之久不下賢曰三司頡頏牽制自不能成功若　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問可將者賢薦都督謝貴

遂用之而松潘寇始靖凡冊后妃與諸王大喪大祀婚冠之禮
及 憲宗之初親耕視學諸大典禮悉命賢與禮官增損其儀
式而後行白金文綺上尊珍饌與夫四方貢獻內帑圖書賜賚
無虛月賢每以盈滿爲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
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治田宅不畜女侍爲學務實踐
不爲空言因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所居圖
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即識之有體驗錄二卷雜
錄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日錄三卷作文章理爲主不爲艱深
靡麗之詞每教人以聯庵草廬爲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
溫厚有和陶詩二卷和杜詩一卷讀易記一卷南陽李氏族譜

若干卷平居無疾言遽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躁者爲之自失陰狡者爲之中沮蓋其所禀者厚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大過人者如此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倖幸却戎狄皆賢之力云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上疏論閣老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舶提舉章編修懋黄編修仲昭莊檢討㫤皆上疏論元旦觀燈事章謫知臨武黄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官李公歿後淳安商公復入閣言於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章黄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公文亦卒士人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

羅生已復官蓋章黃莊三人之謫實出 上意而羅之謫李公不能無意故云先是大臣遭父母喪奪情起復者比比皆是至是始著爲令皆終喪三年奪情起復者亦間有之實出 朝廷勉留非復前時之濫是則羅生一疏之力也

又云成化初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曹州李公秉爲兵部尚書河州王公竑掌都察院事恐左右或間之密以奏草示南陽李公且求調護公視其草哂之復正言曰薦人但當言其人可用若預擬某爲某官於事體得無礙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御批出王爲兵部李掌院事後有問其故者文達云事在朝廷不可知也意者 上以王公度忠邪太明卻遺之

彼處恐或不靜而然耶人服其有識而慎又云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素與丘內翰仲深不合丘每投間毀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嘗短葉於丘丘因爲先容進謁李文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無辜之民爲功文達素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歸省時葉嘗知其不檢踈之由是致怨丘素知文事非文達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笑其詩文不佳李公啣之他日錦衣呂指揮貴湯都指揮胤積盛稱葉公學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內閣於先生無忝文達憮然曰與中笑我乃爲入閣地耶入大藤峽用兵　勅韓公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猖獗蓋張某先入之言至是始發也葉公後用言官之薦僅以右僉遷

左僉而已文達沒後始得入禮部云
文云李文達公賢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令人請
說話文達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
者掖而至文達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謹
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
人來召耶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有事而
禮監只令散本內官來說太監不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議事亦
不至矣內閣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寓圃雜記云楊恒景和者北京人善彩漆亦智謀士也天順間
錦衣指揮門達擅生殺之權多陷害人同時袁彬指揮者隨

英宗北狩有護蹕功爲達所間久在散地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
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之死地瑄素不識彬因抱不平之氣
爲彬訴屈遂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　上方與太監裴璫擊
毬遽令逮達逮問瑄至其廨達陳諸淫刑恐瑄神色不變佯若無
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瑄素係賤工不識書字又
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詎君侯屏去左右瑄以實告因告曰此
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本使瑄投進亦不知中所言何
事達聞之甚喜方飯至因以酒肉賞之値早朝直以其情復奏
上命中官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瑄至達欣然謂賢曰
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忽驚訝瑄卽曰此達以酒肉

賜瑄使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詈

上無餘蘊抑官取諸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詞以進覆上

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

多能道其事　水東日記

雙溪雜記云國朝天下方面布政使按察司官及知府皆由吏

部查各衙門官歷俸淺深奏請銓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俸年深

相應陞除某官而已宣德間三楊用事勑方面風憲郡守令俱

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皆出三楊之門後

亦革去不用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舉二人請

旨簡用至今為例

瑣綴錄云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請之久不召對衆爲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郎則自慊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稱旨乃復召對如舊公爲人恭莊嚴重得時行志不爲小廉曲謹平居號崇正學能納人言容善類無南北之分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願先生留意又請選庶吉士　英廟諭公專選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會選於吏部元禎初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

羅倫第一　憲廟即位進公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踰年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辯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公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　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亦未爲無理　又云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以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爲　英廟所眷遇而尤頼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二公至　御前疇咨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諉諸馬公或既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召其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呂原字逢原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

小學稍長爲文輒驚動長者將父嗣芳兄俱爲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未幾父兄俱卒於景州源尚未成童孤貧不能歸喪或諷以胡俗焚之者原潸然出涕不從遂厝州城之東曰他日有力必歸之也年及弱冠乃奉其母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學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嘆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草萊中者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黌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鬻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之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

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正統辛酉年也明年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擢翰林院編修得入秘閣讀所未見書其學益富癸亥與修五倫書賜寶鏹丁卯　朝廷思用奇才乃簡狀元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入侍經筵原居其一景泰初遣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送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講時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於文華殿之側命原與左中允兼侍讀倪謙教之秋九月上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原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各以實對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　上曰二官同品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原同倪謙俱進侍講學士

仍兼中允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丁丑與
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
輒有寶鏹白金文綺之賜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轉通政司右
叅議仍兼侍講春三月主禮部會試夏六月徐有貞既黜薛瑄
請老乃召原與岳正入內閣知制誥尋進翰林學士庚辰春主
禮部會試尋總裁大明一統志凡金帶玉杯椶服貂帽便蕃之
賚歲無虛月原夙夜感激思盡論思之職時老母病在牀躬調
湯藥憂形於色久而不愈壬午秋八月母卒原哀毀踰禮啓乞
櫬歸西而葬之詔有司營葬命原襄事卽還朝原懇乞終制不
允抵家未及窆期忽得風疾於是歲十一月卒不起年四十五訃

聞特贈禮部侍郎諡文懿命工部爲營葬事遣官諭祭於其家仍命其子悳爲國子生皆異數也原天性孝友事毋得其懽心撫育兄子皆底成立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也歲時賞賚奉毋之餘輒分遺鄉黨僚友而自奉甚薄爲人沉毅有醞藉悃愊無華内端外和與物無競處己待人不立崖岸事有不可則據理諍之未嘗詖言媚色以狥人取悅三爲主考取士得人最多其教人也誠切懇到善於警發故四方之士及門者衆其造詣益深作爲文章議論超越皆有根據而理趣充然詩有典則音律渾厚無纖巧靡麗之態初入翰林時楊文貞文定諸公咸器重之知其所就必遠

一大及入內閣與大議所見出人意表而爲民之心尤切天下有隂受其賜者矣惜其享年不永云

閣學記云予觀楊文懿公誄原之文有曰緊檇李之鍾秀兮挺碩人其頎頎植仁義以爲本兮橫百行以爲枝劉文安公輓原有曰君子非始之難而終之難若公之終孝不忘於其親則無愧於其君矣葢嘆原之學所從來者遠矣及國史所載謂其爲人寛厚不立崖岸事母撫孤克盡孝友其在內閣多所裨益郡志亦稱其内端外和與物無競程篁墩文草遺事謂居官二十年家無田宅爲學務實踐不事多言葢皆實錄也

岳正字季方順天府漷縣人長身美髯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

下物舉京闈鄉試卒國子業李忠文公時勉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正與商文毅彭文憲王端毅諸公皆預焉正統戊辰會試禮部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公寧見之曰此我輩中人遂擢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每開口論大事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伯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柰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天順丁丑改修撰　英宗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翺亦薦之　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遠曰好既陞陛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鄞縣　上曰又是我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

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
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
乃出赴閣至　左順門石亨張軏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
不敢對時亨軏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
人亨軏請為誰　上曰岳正亨軏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
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軏因奏曰　陛
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請
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自是宣召賜賚絡繹於道正感　上
知遇銳意功業知無不言必盡肺腑一日欽天監湯序言變
異謂奸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正正曰奸臣未聞若求之將人

人自危且序術踈淺不足信事遂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自言當大貴衆惑之至妻以女以覬非分獄具僧坐反太監李玉援近例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浩其從十數人邏者准應捕律令給賞朝廷趨之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獨不及亨緝捕甚急舉　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格正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爲政自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木秦始皇護短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聞卒至亡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爲法以秦爲戒縱欲窮治其

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恐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正言是也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木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正間爲　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爲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　上下詔責躬實正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　天神有未盡歟　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

廢興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與夫吏弄法而擅作威福與徵斂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與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與抑為軍衛有司闒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與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謗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瀕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所居京第為幸臣都督李鐸所奪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且死涿人楊四者頗尚意氣為祈哀解人怒不肯楊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梏有封印奈何正教之曰可燒鏊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皆昂起及

去釘脫梏刳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覺有異楊說之曰業已然矣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乃得至戍時太監孫虎石鎮甘肅相傳有 符諭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五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達公賢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 命釋爲民甲申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東臺諫請復二人官以旌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正在院供職充 經筵講官纂修 先朝實錄文達欲薦爲南京國子祭酒正不應有思者僞爲正劾文達疏草會廷薦正爲兵部侍郎清理貼黃與鄒

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正得知與化府時論譁然爲之不平正才素大不屑條格動輒爲闊遠計與化地平不足用正察民間利權而操之府於是建涵江書院及孔子廟鑄祭器下諸縣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隄塞白埕港別贖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灺如通津鐵河猴溪諸橋多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贖穀實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正親爲會計且教之納省其半費士大夫家食利於官弗得其貴有力者共騰爲謗書横不可遏惟彭惠安公韶陳太常音保其無他有叅政陳蕙者按閲其事皆有據乃止正亦厭吏職以成化己丑入覲京師因引疾致仕時季

鐸臣敗　朝廷還其故第居久之陳緝熙邢遜之二公爲祭酒
有官錢爲公用簿不時註忌者因爲媒孽皆得罪去彭文憲勸
正請代之正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自是當道交絶忽喪
幼子慟而成疾壬辰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五正於書無所不
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其爲文高簡峻拔
追古作者詩亦雅健脫俗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
悉臻其妙嘗戲畫葡萄遂稱絶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
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僅存十卷行於世深衣纂疏一卷藏於
家

李東陽贊云才之難其信然哉非才之難用才者之難也我

皇明一十區夏幾百年至於宣德正統之世庶富而教極矣公當是時以文學取甲科天順　復辟之初出膺　召命居宥密遭際之盛擬諸夢卜感慨奮發忘身徇國方將以功烈顯於天下而爲權奸所搆又厄於娼嫉投荒處僻竟不究其志以死豈才非能哉夫當　英宗之感悟　憲皇之更化幸於側有人焉猶且復用用則猶可以自見也惜哉然公之文章氣節震播海內傳之後世有斷斷乎不可泯者與化人既去而思爲祠以祀之他可知已或乃以浚恒之凶不容之失爲公累是徒以成敗利鈍論非所以防世厲俗也謹備述之以補國史之闕

一松東白記云岳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

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李方應之曰初　上
用我左右責任敎戒甚至敢不盡心若予以諫官處我則恐未
然
類博稿云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
大膽或以賀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晒容遂
囊括爲其辭題於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
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恭將之死而靡憾也
野記云丁丑承天門災岳編修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
奸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譖於　上上命杖岳百
下謫戍肅州室廬財産盡賜指揮李鐸得旨自往據岳門檢括

凈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苛辱待之未幾　上宥岳得還適鐸
得罪　上曰李鐸家盡是岳物可悉取還之岳乃往據鐸門搜
括如鐸亦復昔怨初岳爲儒臣貲無幾何鐸奏稱不貲皆歸於
岳

陳文字安簡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自幼秀拔異常兒七歲即
知向學說書大義鄉老長莫能難父祖咸喜曰大吾門者其在
是乎年十五遣游邑庠既而憲司論秀陞補郡庠弟子員夙夜
淬礪學業大進同輩咸譲其能宣德乙卯以詩經中江西鄉試
第一明年正統丙辰中禮部會試入對　大廷擢第一甲第二
名授翰林院編修時翰林三楊公負天下重望目文儀觀偉然

遇之甚厚文貞公且爲易其字安固曰安簡云一考最 賜勅
命進階文林郎即日奏乞歸省重慶在堂鄉黨榮之辛酉復任
癸亥丁外艱歸丙寅起復與修五倫書丁卯有 詔簡翰林之
臣才器優等者十人俾進學東閣蓋期以大用文其一也一日
修撰商輅侍班 上諭學士曹鼐曰商輅着展書宜選一人爲
對初選修撰王玉弗稱旨再選文乃允尋侍經筵與商輅爲偶
己巳秩滿陞侍講景泰庚午秋考順天府鄉試去取公明防範
周密與論稱之辛未少保高穀上疏言文才識兼優內可居六
卿之佐外可任藩臬之正特陞雲南右布政使雲南地遠民罷
每歲供餉貴州勞費尤甚乃畫策令商賈代輸而增值以給之

於是商民兩便歲省民費十之五所屬課鈔近百萬爲典守侵欺者多卽痛革其弊課以羨溢他如按籍均徭興學勸士葺貢院修地誌與凡益官便民之事靡不興舉逾年政教大行一考滿巡撫僉都御史鄭顒言其政績卓異天官請　賜誥命示旌勸爲丙子冬入覲至京師丁丑春還會　英廟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者爲誰其人安在輅曰陳文今任雲南右布政陞廣東左布政使以丁毋憂不果赴戊寅驛召授詹事仍食從二品祿乞終制弗允入侍　東宮癸未學士呂原卒
上問大學士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潜可賢出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爲誰曰已於　上前舉潜矣翱曰潜固好然陳文年

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默然曰業已舉之矣翱曰復見
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翱言　上乃陞文禮部右侍郎兼學士
參預機務及文入閣與賢爭事曰吾非汝所薦也士論短之巾
中　英廟上賓　憲宗嗣位一時禮儀政令皆文與二三大臣
裁定以舊恩陞吏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是時詔下罷貢獻停造
作以及開言路賑貧養老諸事多文等䝉成之尋命同知經筵
事纂修　英廟實録爲總裁官成化紀元乙酉侍　上祀南郊
耕籍田幸太學屢蒙厚賚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兼學士尋進階
資政大夫正治上卿丙戌三月充廷試讀卷官逾月奉命持節
爲副使冊封賢妃八月冊封親王復命爲副使俱賜銀幣寳鈔

有加丁亥八月奉命釋奠先師孔子會實錄成陞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錫宴禮部幷賜白金綵幣衣服鞍馬戊子二月釋奠先師孔子是月晦吏部以文三[illegible]滿聞 上遣中使齎賜寶鈔羊酒於家是日遽得疾 上復遣中使臨問賜予加厚仍命太醫院官視療再踰月竟不起年六十四訃聞命工部具棺營墳遣禮部尚書姚夔致祭贈榮祿大夫少傅謚莊靖文爲人志氣豪邁才識通敏自入翰林雖專文學然於時政弛張輒能言其當否故每以治才自負人亦以是稱之無異辭其自方伯入爲宮臣職清務簡名其燕居曰需軒賓客過門輒置酒款延相與賦詩論文談笑以爲樂比入內閣甚自矜持正

色鮮言不少假借又篤於故舊有在患難者必極力拯之聞有一善必稱道獎與惟恐其不著惟忌嫉過甚取予不辨人多譏其失守其爲詩文敏妙雄健似其爲人所著有聚齋稿需軒稿若干卷藏於家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人自幼天資絕倫過目成誦父石潭公日授以書不令作文字定之每私爲之一日病石潭公於床褥間得所作祀竈文詠桃槳諸詩大驚異然亦未嘗口許之自是稍敢以文辭進然每進輒斥之一日又以所作文字進石潭公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鄉舉正統元年丙辰會試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四年

巳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定之上十事其一曰號令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其二曰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曰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曰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曰宜倣唐制朝官歷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曰守令宜加詳察其八曰宜鋤富恤貧其九曰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曰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十年秩滿歷侍講十四年巳巳北虜犯驆適　景帝登位定之上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濊火銃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蹊隧三言簡用使臣四言選

移降虜五言兵十月錢六言戒守令虐民七言選賢充將八言武臣濫爵九言總攬權綱十言經筵進學　上嘉納之景泰三年壬申陞司經局洗馬時北虜遣使來朝固邀廷臣往報居言職者以爲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爲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乃上疏屢數千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爲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備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言曲盡事理云七年丙子陞右春坊右庶子天順元年改通政司左參議兼侍講是冬進學士甲申選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修實錄充副總裁官成化

丙戌簡入閣參預機務明年秋陞工部右侍郎又明年轉禮部右侍郎俱兼學士定之明習練達備嘗世故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處事公正而操履嚴謹視昔有加一日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定之據几不停揮頃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惜未究其所施云

大學士彭時云公襟度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弗及

尚書劉宣云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猶成誦非他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數百千言

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眞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略業舉子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不惟公卿輔相與士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爲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爲人所膾炙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即授徒於鄉資束修以養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氷凍徒涉手足皆龜拆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益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居侍從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復齋日記云永新劉文安公作宋論論宋徽宗崇尚老氏反覆言釋老之不足信而極言世之人君奉其神養其徒竭生民之膏血積山塡海不足以侔其費而不免於危亡之禍可謂深知其害者矣既知其害胡不一言以悟乎上以去夫生民之害以弭夫危亡之禍乎文安在翰院十數年執政數年非不得言者夫不知而不言與不得言而不言猶之可也今既知之又得言之而卒不言其何用托之於空言乎

閣學記云予自兒時五洪家君嘗誨以文安之受教於石潭君也雖古人亦無踰焉乃取呆齋諸稿讀之郁郁乎盛矣及閱國史乃見其昌言直氣卓不可撓沛不可禦昔人所謂此皆節義

文章可相屈耶惜乎用之既晚未究厥施西涯其知言哉
萬安字循吉四川眉州眉山人長身魁碩眉目如刻畫外寬然
長者而內深刻刺骨正統戊辰進士時 英廟命純選北方及
蜀士為庶吉士凡二十人安與選授編修景泰三年以易儲陞
左春坊司直郎仍兼編修四年陞右中允七年改尚寶司丞仍
兼編修天順戊寅改翰林院侍講侍 皇太子讀書六年陞翰
林學士成化二年丙戌主考會試三年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
少詹事兼學士初安同年在翰林者八人各為黨友惟安無所
交李泰內臣養子也安專與泰相結為腹心己丑內閣闕人且
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遂薦安陞禮部左侍

郎兼學士入未幾秦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以囑託貪賄爲事又多結宦官爲內援見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則用之十一年彭文憲公時卒加禮部尚書十三年商文毅公輅去位安進首相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孝宗出閣改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十八年加太子太傅二十一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初昭德貴妃萬氏侍 憲廟於邸儲其父貴爲諸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兄通亦爲錦衣都指揮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安喜同姓陰使人結通之妻往來於家爲進妖僧繼曉以固其寵時江右

李孜省亦以小吏幻術與其徒鄧常恩俱驟躐要津安托孜省鄉官學士彭華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計去之一時詞臣若禮部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諸方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斥逐雲南土酋暴穿弄與米邦爭構據寶林以叛賄於安啗其利即授以安撫而邊釁日積時内閣三人劉珝劉吉珝狂躁吉陰刻皆爲天下所輕方昭德好奇翫中外有結内臣進寶翫則傳　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爭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劉珝爲一黨安與彭華爲一黨互相詆傾久之安以計排珝斥去之越與旻亦相繼罷去山東人

在朝者去之一空舉朝側目莫敢顯糺其過二十三年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令吏部選除李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與安皆蜀人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耻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也尤忤內閣意御史姜洪文貴等各相糾劾俱不報御史湯鼐差印馬詣內閣會勅安謂鼐等曰近者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此一段鼐即上疏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安等乃歸過裏面而又倭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所謂裏面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指且治其欺君誤國之罪鼐俟 命司禮

監宣入內令跪聽命偁曰令偁跪者果　聖旨耶太監命耶曰奉　旨偁乃跪久之　疏留中不出太監曰可歸矣偁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爲不見施行　孝宗在東宫稔聞其惡及嗣位至是於宫中檢獲所進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遣太監懷恩携至內閣示之每展一卷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懷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哀泣乞憐無去意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乃惶遽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耻又如此安貪賄至鉅萬安死旁媵子弟懷以奔人家無餘

者卒贈太師謚文康其子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俱淫恣不檢類其父後相繼而死絕嗣

瑣綴錄云戊申歲縣丞徐頊上疏請理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讐疏下内閣擬　旨大學士萬安劉吉尹直俱在萬劉皆不欲行只請　上自處内臣將本去尹復謂曰非不准行只請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踰三日詢知本在御前尹語萬劉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他人言必來問所以不行將何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内臣將本來擬尹擬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禮部尹曰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萬卽依劉擬禮部復本請拘萬家親戚内眷曾

經出入宮闈者究問安實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曰我與萬家多不往來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與大獄株連蔓引豈先帝之意哉劉喜曰盛德之言也少頃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萬曰如何劉曰　先帝存日云云覃搖首不然久之目尹曰先生如何說尹徐應之云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洎毋后宣慰明白你每說的都是外面浮議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云云覃曰好遂如所擬不行

雙溪雜記云成化以後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部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啓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生他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

銓衡者十八九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萬安爲内閣首相深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壽光劉詡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内閣位並於安能持正論安雖害旻爲詡所梗不得行及詡因易儲爲安所讒閒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託所私道士李孜省讒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龍於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才望如侶鍾張海輩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孜省下獄死尹直罷黜臺諫交章論劾萬安極其醜詆旋劉吉亞安位素附安因爲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舍人吉人皆論之相繼貶卒

殿學記云予讀國史見成化間保陞乞陞冒濫名器者無慮數千固已訝之及閱萬氏本傳安據內閣二十餘年嫉侮中正深於仇讐保養奸回切於骨肉觀其結萬通李孜省輩以陰爲之援而又斥逐鄒智吉人輩以陽張其勢自古權奸之禍人家國類如此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警哉

瑣綴錄云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彗見廷臣建言皆爲君臣懸隔不通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可齋亦對司禮監官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難於辭拒乃約一二日請　上御文華殿召見衆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浹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約將入復約如初

既見可齋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可齋又言昨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急須傳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　旨與該部萬先生連呼萬歲三人皆同聲叩頭復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謀正論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云蓋中官初懼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反見譏誚然先是御史建言欲減京官皂隸俸皆承太監黄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恂恂咸欲刺言者一時莫能解救及此召見得　旨兵戸二部遂請裁處卒如舊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相慶惜諸公爲中官所

誆未及盡言所以相見之後益悔無及予在閣時常欲請面見
萬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齋每面見一語不答即叩頭呼萬歲
不敢盡言今我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轉聞無不允從勝於面
對是亦有理

劉珝字叔溫別號古直山東青州壽光人幼穎悟氣識豪邁甫
五歲時有一老人相曰是兒而有紋類丞字後必爲相八歲能
文過目輒成誦正統甲子科年十九以壁經赴省闈道經臨淄
適河水泛溢僕馬俱溺水行半里餘神色自若人大以爲異旣
而果高第乙丑會試弗利卒業成均大司成李時勉喜其才思
敏捷每試居優等登戊辰彭時榜進士選入翰林進學改庶吉

士鄉先達許彬嘗謂人曰此子文有氣焰異時必爲社稷臣已
巳授翰林編修景泰丙子修寰宇志成陞修撰天順丁丑陞右
春坊右中允侍　東宮講讀八年甲申　憲廟登極以舊寮陞
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三年　英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卿兼
侍講學士五年己丑主考會試十一年陞戸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入內閣十三年丁酉陞戸部尚書仍兼學士十四年加
太子少保戸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十八年文華寶訓成加
太子太保戸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翊在講筵甚久受知
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謨贊翊性剛直決天下
大計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然積忌傷人爲士大夫所短二十

二年或搆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珝遂乞休詔允之卒謚文

和

閣學記云予觀東土志謂珝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舅在珝昧

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即昌黎所謂

出則秉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耶於乎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劉吉字祐之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號約菴自幼動履異常稍

長讀書從江右劉御史克彥學穎敏勤勵甚見稱許正統丁卯

登順天府鄉試戊辰第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尋授編修景

泰元年庚午充經筵官預修若鑑七年再修寰宇通志成陞修

撰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命祀漢文帝唐太宗諸陵已卯預修

大明一統志庚辰鄭世子及涇陽王以事召至　命侍講讀時
憲宗為皇太子因　命侍講讀於青宮癸未丁內艱成化元年修
英宗實錄起復至以吉舊宮僚進侍讀三年丁亥實錄成陞侍讀
學士仍充　經筵官侍講讀　賜金帶等物五年己丑進禮部
右侍郎八年壬辰轉左侍郎明年夏旱遣祀東嶽等神十一年
乙未始　詔以本官兼學士入文淵閣參預機務十三年丁酉
拜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明年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十
八年丁外艱去位　上特起復之固辭　勅遣官召還視事時
孝宗在青宮　命儒臣修文華大訓以脩講讀書成進太子太保
兼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舊尋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二十年

甲辰御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二十二年丙午進少保兼
太子太傅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即位再進少傅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知　經筵事吉自入相以來阿附萬安
欺上罔下漫無可否故庶吉士鄒智數劾安必及吉至於臺諫
指摘極其醜詆安既去位吉為首相讒逐排已者中傷之又善
取名陽為正論以蓋陰私弘治二年己酉二月吉會同官上言
邇者奸徒欲效李孜省鄧常恩之故術見月宿在畢天將陰雨
乃奏請祈禱幸而猶中以希進用謹按詩云月麗於畢俾滂沱
矣書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今月宿在畢雨降之徵也臣恐倖
門一開爭言祈禱啓釁召亂咸基於此所有祝文臣等不敢奉

命庚戌又率同官上言邇者妖星出天津歷杵臼近宮室考之
圖史爲兵爲饑爲水旱矧今南海修垣汝河修橋俱非急務宜
停止以答天戒 上俱納之三年 憲宗實錄成以總裁之勞
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冬秩一品降 勑獎諭歟加特進
兼支大學士俸 賜賚甚厚五年壬子修撰張昇上疏論之吉
至是以老數上章求退 上允之益加 賜賚令有司月給米
五石歲撥僕夫八名仍降 勑護吉還鄉踰年癸丑疾暴作不
起年六十有七吉容貌魁偉舉止凝重性善記憶能歷道往事
爲文章平實不浮凡考鄉試一會試二廷試讀卷三或 朝廷
大禮輒持節爲使蓋入仕四十五年居 內閣者十八年甞貲

榮顯已極爲尚書時尤及封其父如其官而忌害忠直世多斥
之
治世餘聞云劉閣老吉博野人屢干清議言官論之輒得溫旨
人謂之綿花以其愈彈愈好也
雙溪雜記云弘治初劉吉用事威權焰赫無敢少忤其意者獨
諭德張昇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狀且言其能駕馭臺諫聽
其指使害人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調南京工
部員外郎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爲鷹犬不
一愧昇江西人中狀元後官至禮部尚書爲劉瑾所逐致仕
又云弘治初言官論爲大臣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指斥

萬安必連及劉吉至於南京科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去萬
安劉吉言尤激烈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劉吉舉李東陽謝遷等
吉深啣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劉吉代萬安專政內外不
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舉羅明台稟吉以爲私故舊票旨
云留邊方用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向等劉
吉報前劾已恨貶謫殆盡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昺南京教場點
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刁蹬劉吉票旨令吏部調外任
恕執奏紘昺奉　命點軍不宜調吉票旨云周紘張昺點軍不
到如何不即奏聞劾乃展轉刁蹬挾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
恕復奏言天下大事賞與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爲治

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伍者之罪反責黜操者之官後來何以使
人哉吉不聽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票旨張昺調南京通政
司知事周紘調南京光祿寺署丞後姜洪巡按湖廣令布政司
抄案轉行漕運都御史秦紘論湖廣稅糧紘奏洪犯分刑科都
給事中陳璚等駁論紘數目不明十三道御史論紘剛愎吉票
旨俱罰俸以事干大體令禮部會議調洪知縣其果於報怨類
此恕奏薦戸科給事中陳壽爲大理寺寺丞吉諷御史論壽不
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寺少卿白思明爲左僉
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
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敢明言爲吉所沮但屢疏辯明求退票旨

云不必深辯人皆知恕為吉所媢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皆得京堂美官云

又云　孝宗封張后弟伯爵劉吉不從言必盡封王周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　上惡吉權令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　上皆塗之止留不允所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致仕當時好事者以為吉前票王恕辯本曰不必深辯今吉自陳本曰不允所辭四字對也相傳以為笑談蓋劉吉嫉害六卿雖未至如徐有貞萬安之狠毒而怙權挾詐蔽上行私排抑忠賢亦自來所無者也

蝦學記云予讀國史謂吉沉毅能斷但所與遊者多譏夫以故

不聞其過廷臣不協於已者陰嗾言官劾之乏休休之量及讀
月舉天津之疏又有不可撓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彭華字彥實江西吉安府安福縣人生 負異質年十九領鄉薦
景泰甲戌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爲翰林院庶吉士七年修寰
宇通志成授編修天順元年奉使 靖江王府還戊寅與修
大明一統志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大學士李賢救免八年 憲
宗嗣位入侍經筵成化三年丁亥 英廟實錄成以纂修校正
功遷侍讀四年戊子充講官五年己丑進侍講八年壬辰擢侍
讀學士攝詹事府事 賜金帶十三年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
遷翰林院學士 孝廟出講儲宮華首講大學尋掌院事十五

年用内閣萬安薦超擢詹事仍兼學士十八年　御製文華大
訓成進講　儲宮加從二品祿嘗主考兩京秋闈再典會試文
衡兩充　廷試讀卷官藻鑑詳明得人最多方復考會試行嘗
家子在選硃墨卷不合華黜之失志者欲中傷之竟不能爲學
二十二年陞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閣預機務　制誥册命
多出其手本年驟得風疾上疏辭不允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
辭亦不允　賜麒麟服丁未懇辭得　俞旨歸就醫藥輿疾出
都城過　闕門匍匐稽顙泣下沾臆歸未至以上　太皇太后
徽號恩　誥贈祖考如其官贈祖妣妣俱爲夫人華才識超
邁而深沉嚴重人莫窺其際實則坦兊可親平居不妄語笑及

諂壹國是從容應酬有餘務窮計極應者若夫之汲焉然阿附
萬安與妖人李孜省相比以故肆譏投間亟亟若狂如尚書李
秉王恕馬文升秦紘侍郎邢讓祭酒陳鑑與其同鄉劉宣龍璟
相繼斥逐華之力居多未幾卒謚文思
闇學記云予觀吉安志謂華才識超邁望重一時及讀閩史彭
千百言皆極其醜詆又謂雖倫之逐張元禎之謫皆原於華
不敢盡信姑存其說者
尹直字正言別號謇齋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直在孕前夫人
夢巨蟒入室其將誕也族祖仲玉仲謙見其家紫氣騰上以爲
失火既聞直生相顧賀曰光吾宗者必此子也兒時穎異過人

稍長爲文奇逸條暢皆出其下景泰癸酉領江西鄉薦明年甲戌中禮部第二　廷試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與修寰宇通志丙子五月除編修天順改元奉　命祭南海戊寅與修大明一統志　憲宗御極充經筵講官與修　英廟實錄初　景皇帝名號未定或欲從郕邑更始例亟力辯不可成化丁亥實錄成陞侍讀上言典章制度必大備於文明之朝著述纂修當不廢於承平之世我　祖宗神功聖德雖登於秘史儀文法制未戢於全書雖有諸司職掌然遺略尚多更革不一欲示永久曷萃大成乃若通鑑綱目起自周威烈王迄於五季義宜續修以成巨典　上是其言是年與校貞觀政要己丑春祀四陵

及　秀王主祭陪祀官銜者分行直言往者南大臣赴祭致陪
祀者可分　王今編詣　四陵陪祭者尚可分配職官行次從
之壬辰陞侍講學士所講必傅時政諷諫懇　上每為改容
乙未陞禮部右侍郎南京地震廷臣疏請修省而其言所陳
多觸時忌同列難之請獨任其責蒙人言罪往年有選
賞數以萬計咸謂其情宜勉徇直言給賞擬留將衛有道
者若一旦小人欺冒之計將來何以繼之未幾果如其斷斷
衆益服其明決復府左衛請度僧行百餘人而已凡者往遂論
卒豈可空什伍以充梵剎乎議遂行而遂禁止之丙申以父憂
歸己亥服闋改南京吏部甲辰陞南京禮部左侍郎請沈山祔

天監生徒之冗濫者値歲旱 命大臣會法司讞獄迺刻立與
者往往猶欲覆勘直謂深求淹繫豈緣旱卹刑意耶由是多從
輕宥蓋直所存平恕在兩京一再審錄閔恤有可矜輒爲辯救
得減死論者數人丙午 召爲兵部左侍郎會貴州守臣奏叛
苗勢甚猖獗宜合兵亟勦之直言此必介功生事者冀有所指
取苗勢未必然也力贊大司馬公請遣御史往勘卒以撫定是
年九月改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參與機務尋加
太子少保陞兵部尚書 賜麒麟衣一襲直以首相萬安爲知
己遇事袒救爲多一時 制誥典冊亦多直手丁未 皇貴妃
萬氏薨 上諭欲斂以黃且用后禮直與同官力爭乃止時占

城王子古來為安南所逼棄國至廣求援該部議令守臣送之還國直言遠夷為強國所侵其來愬者恃我能為之主也若徒遣之歸而一無所處是棄之矣宜令大臣至廣審度事宜且勑責安南敦睦隣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體因薦都御史屠滽往由是安南斂戢古來得領封還國邊情緩急直臨事以意籌之多中肯綮夏不雨直與同官疏致旱之由　上為輟建寺工役省禁中齋醮放宮女三百餘人逾二日雨各　賜宮扇一上繪魏徵像書御製良臣賦恭旌其言之善也尋以　皇太子冠為宣祝使遂　賜玉帶八月　憲廟上賓遺詔中有欲加一二語者其所關甚重直取天順甲申舊章示之乃止　孝宗既嗣大

寶知直附萬安一日有　旨欲召用內監舊臣懷恩之在南都
者直謂此非初政急務而其機已不可遏乃上章引避不允懷
恩既至直與萬安益不可復留矣直歸老於澄江之上猶日以
講學爲事士大夫過者必被容接未嘗厭倦晚年氣體益壯步
履如飛少年或不能及蓋居林下者二十七年八十有五而卒
諡文和直身長偉貌望而知其爲台鼎之器襟宇闊略議論英
發文章豐蔚雄邁其氣充然與丘文莊公彭文思公舉進士爲
同年以博雅更相推服嘗同考會試者二考兩京鄉試及會試
者各一鑑別精確得人最多若謝文莊羅一峰程篁墩吳文定
尤號稱魁傑之士平生著述甚富其傳者有澄江集名相贊南

宋名臣言行錄皇朝名臣言行通錄明良交泰錄瑣綴錄或謂
江右李孜省用事直客與通爲時所譏但其序中使李毅之誣
辯御史吳珍之寃人又稱之
立齋錄云初直爲翰林侍讀學士一日禮部侍郎缺員歷城尹
公素不滿直他有舉薦　上皆不允内批以直爲之翼日廷遇
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已而直
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司馬馬公爲兵部侍郎被宦者汪直誣
奏謫戍直以兵部非所宜爲請補南京禮部未幾　寵寖衰直
經營再入歷城久不許直凡詩文詞語率寓嗟怨不平之意後
既與李孜省黃景輩擠罷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

是錄者異日有服大僚亦斷斷焉休休焉好惡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猶一人俾無一賢不効於用云云世爲有光於科目設或此町彼畦妬賢忌能且朋比媟姞自抵僨僇爲斯文玷亦何賴焉說者謂至此猶未忘情於歷城也

剟學記云予觀直所撰瑣綴錄力詆吳與弼之爲人及諸勝巳一者恐加媒孽心竊疑之既而讀國史狀直之心如其所撰者不爽也

徐溥字時用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人景泰甲戌進士及第第二名授編修天順元年丁丑兼司經局校書侍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兼侍講充經筵講官兼纂修英宗實錄五年

陞翰林院學士十年甲午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十一年乙未
主考禮部會試十六年庚子陞太常寺卿兼學士十七年辛丑
再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二十二年丙午改吏部二十三年丁
未　孝宗登極簡入　内閣陟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
裁　憲宗實錄同知經筵弘治三年庚戌復典會試四年辛亥
加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岷藩訐奏知州劉遜
詔逮繫言官救之俱下獄羣議洶洶濬力救之七年甲寅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進光祿大夫柱國乙
卯命撰三清樂章濬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夫至尊無對故
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

儒者非之況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聃居其一是謂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至於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傳采舛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疏上 上即從之丁巳總裁會典以疾辭十一年戊午 武宗出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在位以寬大稱但持守欠廉當時品曰金編修畫編修蓋金不足珍尚古玩也其他壞典可知尋以目眚乞休卒年七十二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

守溪長語云徐溥在内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誠信中外咸寧海内和平行政不必出於已惟其是用人不必由於已惟其賢時稱其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常希范仲淹置義田以贍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之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者紛然

治世餘聞云丙辰進士未開選時忽傳要選一十一人同舊進士一人分撥五府錦衣衛修書人皆不測其由復訪知乃一上科進士以養病應外選欲求内補自謀未遂聞徐首相溥好古貨可通其人素雄於貲乃購古琴古畫并珍品投之首相遂誨乃與太宰屠公滽謀令各衙門纂修會典緣府衛皆武職恐采

輯不備不著於在部聽選進士內擇其有文學者分撥前項衙門俟書成皆准受京職曆以爲然初進士登科不樂外選多幹公差或養病因回以爲後圖至庚戌以後執政建議除丁憂外凡養病公差回或外選皆以下手一人爲主其人下手實在外選者故謀如此可謂巧宦者矣後得授禮部主事屢經彈劾固不足深論但宰相如此可謂亦將焉用彼相者也

殿學記云予觀李文正公年譜見弘治間所上章疏皆出其手而溥能用之及讀國史稱溥立朝四十餘年因事納約隨才器使屢過大獄保全善類從容委曲溫易寬裕乃知費參丙吉雖不踰於陳平魏相而培養國家元氣又不在彼而在此也十八

年之治固有由哉

劉健字希賢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父任華州教諭時毋張夫人夢一偉人致　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猶有見也時白夫人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生而頭骨隆隆起相貌奇甚教諭公大異之性聰慧又絕嗜學自幼所與遊皆洛陽老生知名者於是洛陽人長幼無不知名也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尋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　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　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賜胡騎夷奴戊申陞元弘

治　上始御經筵初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庚申健率同官上言曰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太遲散本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示觀瞻庶府文移多致擾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災尤為可慮怠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也　上嘉納辛酉健率同官上言近有旨中官往武當山設像掛旛修舉齋醮命臣等撰勑并祝文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若復差官實為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權

御供餽猶恐不及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報
罷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甲子健
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欲於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臣等竊惟人主
信佛莫梁武帝為甚卒餓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為甚卒困虜
虜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為明鑒我 祖宗相傳
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
治欲造佛塔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
誥命及封號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
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
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

能封號多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　朝廷所給與
儒臣所擬撰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俱報罷蓋自戊午以來
孝廟之御極十餘年矣益明習機務勵精治平而健亦身任天下
無所私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必反覆啓諭侃侃竭忠悃而
上亦推心委用未嘗不嘉納也時又引李謝二公同輔政　上數
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奏對至則屏左右左右莫得聞時竊
從屏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　上性至孝雖望治切甚而
守憲承法不變易尤惡悆𡠜健等善將順德意每議及政令及
積弊與革必却顧遠謀省機而發使天下隱然受其福　上又
時語及宮府欲創抑近侍權復　太祖舊然未暇輕動也乙丑

上疾劇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欷歔令　太子侍立具言
軍國重事命健等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
中外大弗詳也　武宗即位改元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承
先帝之後舉故事勸　上耕籍田幸太學冊大婚御經筵惠天下
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政日就廢健率
同官自劾上奏曰臣等俱以愚庸遭遇　先帝簡任內閣委以
腹心　臨終　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等痛心刻骨誓以
死報及當初政竭力主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
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
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

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譏謗公行奸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　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沓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

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

居亶地徒擁虛銜或　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

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

論列多不見　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

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月未蒙　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

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

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

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

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思一日業乎

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

至於斯若談　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旣負　先帝又負　陛下不但取譏當時亦將貽誚方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　天聽伏乞　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臣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而不負其託然後可居之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也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　乾淸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

禮監太監陳寬等實近聞之伏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
啓沃多見施行少俾報稱近數月來往往　旨從中出略不須
聞有所議擬徑自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叨冒寵
榮愛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
托　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　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換
制　朝廷摇撼官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其
情罪死有餘辜且　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别自此商人者
已不相干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之而不之顧
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換
之舊制俱不該陞況紀功官原開按伏不係對陣侍郎等官勘

得功無顯跡查無明証名字不對多寡不一而乃查近年奏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 內府冗員奉 旨裁節僉書守門及分守守備等官減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玉帶濫賞無筭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 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考校優劣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幸之臣況該部查出革退之人俱係夤緣轉陞奉 詔裁革纔不幾時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 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 皇莊田土已令巡按官查數又復

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沿途沿途縱出帶領人役騷擾地方勢所必有甚而小民貧困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　駕帖出外拿人屢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　皇親家人奏擾畿民侵占田土秪憑一面之辭輒爲出給提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株連負累破家蕩產寃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齊玄蠱惑　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夤緣分守屢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　內府軍匠各倉庫斗俱經奏　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照舊廢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

內庫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　內庫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筭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屢奏支用展轉遷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磁器奉　詔蠲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退思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況　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　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於前頃者臣等所陳奉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尚未行令奉　聖諭云待斟酌行事必言無可採又使之仍

遵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豈欲以
其冒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於此哉臣等再三籌度夙
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
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愚衷再申前請乞　聖明俯垂洞
察　諒臣等爲　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　賜
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爲之事庶可以上回　天變下慰
民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祖宗根業之重矣疏上　上付
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
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內應健等亦助之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
遂力攻之又希求入內閣反爲內地致　上震怒傳旨捕岳等

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形於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健與謝遷自陳准致仕惟李東陽獨留不出又榜示天下指為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復逐謝遷子丕而言者悚息受禍矣久之瑾誅復原官還所罰米　上數狩邊又幸江南健每聞必嘆息不飲食曰嗟乎使　帝暴衣露蓋自苦如此而吾安處家食吾死無以見　先帝矣輒又憶弘治時事復不語淚潸潸下也　今上嗣位改元詢謀遺老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不可強起乃　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成化年健嘗掌　制敕比又修　兩朝實錄成又續

通鑑綱目總裁會典皆直質宏雅無濫詞又嘗主文試所第皆
海內名士郎不第者不怨也教子務依儉嗇忠厚鄉里信而化
之無間言賦性剛正理學深邃以伊洛爲宗任天下大事未嘗
迂曲翊運 三朝夷險一節終輔 孝宗位冠羣臣天下想望
風采即所建立聲施後世至今雖深山窮谷語及弘治時事未
嘗不太息殞涕也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太史氏曰 國
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 人主迨 文
皇帝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 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
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
嗚呼慮深遠矣然自設立內閣以來稱賢相者前有三楊公

宣宗皇帝垂拱承𢛲同心君逸臣勞庶幾代天之吏弘治間　帝
即位既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叅議
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君明臣良此萬世
一時也迨　敬皇帝遽崩　武廟即位逆瑾以黠悍竊政搆去
公等又罷諸大臣朝政反覆盡矣比其時內閣　顧命元老猶
知敬畏其誅瑾時即人不私報瑾　上不聞交搆言無先疑又
重違公等必誅瑾瑾誅公等未必去守法順流承　先帝之後
上雖好遊豫於政無損也此豈非天哉此豈非天哉或者謂公受
先帝命嘗以身狥國乃即引身去爲公歎嗟乎蕭望之固漢元
世帝傅也討去恭顯竟誣望之下獄死其於漢事何如哉自傷

公不歸復抗節不詘瑾公必罹禍卽罹禍於瑾無悛也徒重壞國體耳公旣諍不從義惟有去卽去後亦落職公益熟慮之矣

嗚呼文靖始終之義備矣哉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則有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燧健雖同鄉而不阿比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今文升回話認罪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嬰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以爲愧李燧爲鴻臚寺少卿年深止轉太僕

寺少卿又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黨故舊僅見健一人

又云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潛心理學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以公平為主絕無言議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誠可為君子人矣

殿學記云弘治間予從先大夫遊京邸飫聞梅菴劉公當國正色率下凡諸僚寀謁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事關大義累幾千言不輟及予登甲科列史館公尚無恙卒無一言干求戀

邁豈古人所謂大臣與
大學士楊一清云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爲師書非正不讀發爲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敎刋落華藻而悉歸於純厚作舉業亦以理爲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多知近裏其主考鄉試同考會試廷試讀卷皆以爲的故所得多名士
又云國朝名臣得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興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謂爲古今之僅見者非邪
近峯聞略云公罷政歸西涯李公祖餞嚱吁泣下公厲聲曰何

用令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

丘濬字仲深廣東瓊州府瓊山縣人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得行巳之道不仕可也耆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巳而又深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正統甲子舉於鄉為廣東鄉試第一名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深器重之為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甲戌復試於禮部名在前列廷試為第二甲第一名及選庶吉士凡十八人濬居前命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自六經諸史九流箋疏之書古今詞人之詩文以至醫卜老釋之說靡不深究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

求者沓至碑銘誌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决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即代上之　英宗嘉嘆付所司舉行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巳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進侍講學士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己見撰史畧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

正統之偏全有裨世教本年會祭酒缺僉謂非濬不可乃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眞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值　孝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嘉批答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修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在位務以寬大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

萬餘言大槩論 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遡者彗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與鳥三鳴於禁中考諸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爲重地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爲危急列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天人相與其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於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於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妄

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凡十餘萬言　上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概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　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蓋用其言也醫者有瘵疾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冢宰王公

怨奏許其短衆疑黄出濬意科道以爲言　上察其誣待濬益

厚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

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

官其孫嶺爲尚寶司司丞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

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媕婀取悅無蔵不求

歸前後凡十三疏　上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於門初

經生文士以奇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及禮部會試

凡怪辭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爲祭酒尤諄諄爲學者

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或過爲詭異之行以徼名

濬因考會試發策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爲至詭異不足貴也

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忠公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爲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學者卒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爲二十篇倣魯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博學爲我朝之冠云

程敏政敘其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有史綱之作懼學者之泥禮而不適於用也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數數乎行之可以興治致吾君於堯舜使吾道不爲空言蓋其志如此

蔡清曰先生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其才

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取其所著書於大內以廣聰明權衡百度矣其道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矣自瓊以來所鍾人物未有如先生於乎其不爲虛生也已

守溪長語云丘濬閣老於子史無所不聞而尤熟於 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人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

士　孝宗即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得進尚書李廣幸於　上因之得入内閣與同僚爭每事欲有紛更時干怨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嗾之也以是尤爲衆所毁

理學名臣錄云公頴悟絶人私淑於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爲已之學見於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於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指撥大端　國朝大臣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乃不得預名臣之列議者惟以與三原王公晚年相軋爲媢嫉訃聞始於内宴坐列丘以内閣王以冢宰各執已意致隙適御醫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議格因嗛王恕疏君撫其短以丘密授風旨王亦尋致仕

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悼亡長恩錄戲劇五倫記此直陶靖節之閒情賦寓情文墨耳宋洛蜀黨禍亦自戲謔之一言夫以東坡因失矣伊川豈盡爲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矣

殿學記云國朝洪武建文間時則有若劉伯温之閎大宋景濂之浩博王子充之醇正方孝孺之爾雅永樂宣德間時則有若解大紳之雄放胡光大之豪宕楊文貞之精密金文靖之沉渾正統景泰間時則有若李文忠之朴茂劉文安之該覈然皆麗澡豐腴未有若丘文莊之明體達用酌古準今裒然爲一代文宗也自是以後若程篁墩李文正諸公益聞文莊之風而興起焉者或乃以劉文泰之誣而病之於乎豈知文莊者哉